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百家公案



名著
恒久远

代代
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百家公案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家公案/ (明) 安遇时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2辑/陈余齐主编)
ISBN 7-5034-1322-0

I. 百… II. 安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073 号

1242.1/182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90 字数: 980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8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国史本传	(1)
包待制出身源流	(3)
第 1 回 判焚永州之野庙	(13)
第 2 回 判革停猴节妇坊牌	(15)
第 3 回 访察除妖狐之怪	(18)
第 4 回 止狄青家之花妖	(20)
第 5 回 辨心如金石之冤	(22)
第 6 回 判妒妇杀妾子之冤	(27)
第 7 回 行香请天诛妖妇	(30)
第 8 回 判奸夫误杀其妇	(32)
第 9 回 判奸夫窃盗银两	(35)
第 10 回 判贞妇被污之冤	(39)
第 11 回 判石牌以追客布	(42)
第 12 回 辨树叶判还银两	(46)
第 13 回 为众伸冤判狐狸	(49)
第 14 回 获妖蛇除百谷灾	(51)
第 15 回 出兴福罪捉黄洪	(54)
第 16 回 密捉孙赵放龚胜	(56)
第 17 回 伸黄仁冤斩白犬	(59)
第 18 回 神判八旬通奸事	(61)
第 19 回 还蒋钦谷捉王虚	(63)
第 20 回 伸兰婴冤捉和尚	(65)

第 21 回	灭苦株贼伸客冤	(67)
第 22 回	钟馗证元弼绞罪	(69)
第 23 回	获学吏开国材狱	(71)
第 24 回	判停妻再娶充军	(75)
第 25 回	配姚弘禹决王婆	(78)
第 26 回	秦氏还魂配世美	(82)
第 27 回	拯判明合同文字	(85)
第 28 回	判李中立谋夫占妻	(89)
第 29 回	判刘花园除三怪	(95)
第 30 回	贵善冤魂明出现	(100)
第 31 回	锁大王小儿还魂	(102)
第 32 回	失银子论五里牌	(104)
第 33 回	枷城隍捉拿妖精	(106)
第 34 回	断瀛州监酒之赃	(109)
第 35 回	鹊鸟亦知诉其冤	(111)
第 36 回	孙冤谋杀董顺妇	(113)
第 37 回	阿柳打死前妻女	(116)
第 38 回	王万谋并客人财	(118)
第 39 回	许氏谋杀其夫	(120)
第 40 回	斩石鬼盗金瓶之怪	(122)
第 41 回	妖僧摄善王钱	(124)
第 42 回	屠夫谋黄妇首饰	(127)
第 43 回	雪癖后池蛙之冤	(130)
第 44 回	金鲤鱼迷人之异	(132)
第 45 回	除恶僧理索氏冤	(137)
第 46 回	断谋劫布商之冤	(140)
第 47 回	笞孙仰雪张虚冤	(144)
第 48 回	东京判斩赵皇亲	(148)

第 49 回	当场判放曹国舅	(154)
第 50 回	琴童代主人伸冤	(160)
第 51 回	包公智捉白猴精	(164)
第 52 回	重义气代友伸冤	(168)
第 53 回	义妇为前夫报仇	(172)
第 54 回	潘用中奇遇成姻	(175)
第 55 回	断江侔而释鲍仆	(178)
第 56 回	杖奸僧决配远方	(182)
第 57 回	续姻缘而盟旧约	(185)
第 58 回	决戮五鼠闹东京	(189)
第 59 回	东京决判刘驸马	(196)
第 60 回	究巨蛙井得死尸	(203)
第 61 回	证盗而释谢翁冤	(207)
第 62 回	汴京判就胭脂记	(210)
第 63 回	判僧行明前世冤	(214)
第 64 回	决淫妇谋害亲夫	(218)
第 65 回	决狐精而开何达	(222)
第 66 回	决李宾而开念六	(227)
第 67 回	决袁仆而释杨氏	(230)
第 68 回	决客商而开张狄	(233)
第 69 回	旋风鬼来证冤枉	(238)
第 70 回	枷判官监令证冤	(243)
第 71 回	证儿童捉谋人贼	(247)
第 72 回	除黄郎兄弟刁恶	(251)
第 73 回	包文拯断斩赵皇亲	(253)
第 74 回	断斩王御史之赃	(256)
第 75 回	仁宗皇帝认亲母	(259)
第 76 回	阿吴夫死不分明	(261)

第 77 回	判阿杨谋杀前夫	(263)
第 78 回	两家愿指腹为婚	(265)
第 79 回	勘判李吉之死罪	(268)
第 80 回	断濠州急脚王真	(269)
第 81 回	断劾张转运之罪	(270)
第 82 回	劾己子为官之虐	(271)
第 83 回	判张皇妃国法失仪	(272)
第 84 回	判赵省沧州充军	(274)
第 85 回	决秦衙内之斩罪	(276)
第 86 回	断哑子献棒分财	(278)
第 87 回	判瓦盆叫屈之异	(280)
第 88 回	老犬变夫主之怪	(282)
第 89 回	刘婆子诉讼猛虎	(284)
第 90 回	柳芳冤魂抱虎头	(286)
第 91 回	卜安割牛舌之异	(288)
第 92 回	断鲁千郎之势焰	(290)
第 93 回	潘秀误了花羞女	(292)
第 94 回	花羞还魂累李辛	(295)
第 95 回	包公花园救月蚀	(298)
第 96 回	赌钱论注禄判官	(300)
第 97 回	陈长者误失银盆	(302)
第 98 回	白禽飞来报冤枉	(304)
第 99 回	一捻金赠太平钱	(306)
第 100 回	劝戒买纸钱之客	(309)

国史本传

包拯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。天圣五年进士及第，授大理评事，知建昌县。父母春秋高，辞不赴，得监和州税。和与庐虽邻郡而其亲不欲去乡里，遂解官归养。后数年，亲继亡，墓下终丧，犹不思去，里人数劝勉之，出知扬州天长县。有诉盗割牛舌者，拯使归屠其牛鬻之。既而有告私杀牛者，拯曰：“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？”盗者惊伏。

徙知端州。权御史中丞王洪辰荐为监察御史里行。未几，改监察御史，建言国家取士用人不得实，岁赂戎狄非御戎之策，又欲重门下封驳之制，及废赃吏，重选守宰，行考试，补荫子弟之法。初诸道转运加按察使，以苛察相尚，又疏言：“今日奏劾官吏，文按数倍于前，皆摭摭细故，吏有不自安者。”于是为罢按察使。

使契丹，至神水馆。前使者遇，数遇凶怪，如有物击之仆地。拯径入居之，戒从者，虽有怪无得言，至旦亦无所恐。及还，虏人令典客谓曰：“雄州新开便门，乃欲诱结叛人，以刺侯疆事乎？”拯毅然曰：“欲知此事，自有正门，何必便门也！此岂尝问涿州开门邪？”虏折不复言。

为三司户部判官，赐五品服。出为京东转运使，改工部员外郎，直集贤院。徙陕西，诏入见。即行数日，会他路监司，有对自求改章服者，上不悦，因传宣曰：“包拯任陕西，未尝自言也。可赉赐之。”次华阴，换三品服。又徙河北转运使，人为三司户部副使。奏罢秦陇所科斜谷务造船材木，近塞边郡稍警。诏令近臣，条对御边之策。拯对西北形势山川扼塞，及所以先事选练积

储之术甚备，遂命往河北调度军食，言：“牧马占邢、洛、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，漳河沃壤，民不得耕，请悉以赋民。”从之。又往解州经度盐法，请一切通商为便。

皇佑二年，擢天章阁待制，知谏院。数论斥大臣，请罢一切内降。奉诏除天下逋欠三千二百余万。尝写唐魏郑公三疏上之，请置天子座右，及别条七事，大指明慎听纳，辨别朋党，爱惜人材，不主先入之说，荡去疑法，条责臣下牵录微过，其论甚美。

四年，除龙图阁直学士，复为河北转运使。前此尝建议当无事时徙兵内地，不报。至是，复请：“罢河北屯驻兵，而分之河南兖、郛、齐、濮、曹，济诸郡，遇警，即发之，宜无后期不及之患。徙知瀛州，悉除一路吏民所负，回易公使钱十余万，仍奏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钱毋得回易。以丧子乞便郡，得知扬州，徙庐州，迁刑部郎中。至和二年，坐失保任，左授兵部员外郎，知池州。

明年复其官如故，徙知江宁府，召权知开封府，除右司郎中。拯立朝纲严肃，闻者皆惮之，至于闾里童稚妇女，亦知其名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。旧制，凡诉讼不得入门，拯使径造庭下，自道曲直，吏民不敢欺。京师大水，乃言势家多置园第于惠民河上，岁久堙塞，遂尽毁去。中贵人有侵跨河坝为亭榭者，自言地契若此，验之，乃伪增步数，劾奏之。

嘉佑三年，除右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丞。数请立皇嗣，及陈教养宗室之法，又条责诸路监司，御史府得自举属官，谏言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，两制得至执政私第，减一岁休假日，皆施行之。

张方平为三司使，拯攻罢，而除宋祁代之；拯又疏：“祁前在蜀燕饮过度。”累击之不已。祁既罢，而拯遂为三司副使。翰林学士欧阳修疏：“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，不已甚乎！”拯因家居避命者，久之乃出。其在三司，凡诸管库供上物，旧皆科

率外郡，积以困民。拯特为置场和市，民得免其扰。吏负钱帛多累系，间辄逃去，并械其妻子者，类皆释之。六年，迁给事中，为三司使。数日，拜枢密副使，迁礼部侍郎，辞不受。一日，暴得疾归，遂卒，年六十四。上幸其第临奠，辍视朝一日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孝肃。

拯性不苟合，未尝伪色辞以悦人，平生无私书，至于干请，无故人、亲党，一皆绝之。居家俭约，衣服、器用、饮食，虽贵，如初宦时，少为刘筠所知，尝为奏其族子为筠后，又请还筠家向所没田庐。有《奏议》十五卷。

包待制出身源流

诗曰：

世事悠悠自酌量，吟诗对酒日初长。

韩彭功业消磨尽，李杜文章正显扬。

庭下月来花弄影，槛前风过竹生凉。

不如暂把新编玩，公案从头逐一详。

话说包待制判断一百家公案事迹，须先提起一个头脑，后去逐一编成话文，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。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，应云：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，传至真宗皇帝朝代，海不扬波，烽火无警。正是太平时节，治下九州之内，有个庐州合肥县，离城十八里地名巢父村，又名小包村，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，包待制是第三个。降生之日，面生三拳，目有三角，甚是丑陋。十万怪之，欲弃而不养。有大媳妇汪氏，乃是个贤明女子，见三郎相貌异样，不肯弃舍，乞来看养。

不觉光明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抚养包公近有十岁。一日，出厅

前拜见父母，其父怒云：“尔此畜子！当下我要弃汝，得大嫂收养成人，我今遣汝前去看牛，休得在家里闲坐。”包公听罢毕，转至房中，与嫂嫂说知父亲要着我看牛之事。眼泪汪汪，自叹：“我如此命薄，二哥俱得做好人，只我与雇工的一般。”其嫂劝之云：“三叔，只可忍耐，古人未遂之时，亦有贩牛自守者，后来却到三公地位。即是公公有遣，只得欢喜领受。”包公听嫂嫂言语，收泪谢之。又过二三个月，正是新年时节，包公入房中见大嫂，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。嫂问：“三叔要拜谁人年？”包公云：“正要问嫂嫂，当先拜谁？”教之：“出厅上，先拜父母，后拜二兄。”包公欢喜，依教出厅上，拜毕父母、二兄，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。至三四巡，太公于席上分付着，令：“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，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，三郎换了衣服，前往南庄使牛，直待水田耕得完了，方许回来。”分付毕，大郎、二郎各去不顾，只有包公烦恼，独自一个将牛来南庄耕水田，自嗟自叹，不觉困倦，睡于田塍上。

原来包公是个好人，自然有神明来助。本处地祇，一伏时间，将水田尽数耕毕。包公睡醒起来，见牛息于塍上，水田皆耕毕。暗想：“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，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。”言罢，收拾犁具回家。行到中途，遇着个算命先生，见包公作揖云：“烦问，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包公云：“尚有二百八十里。”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，与人不同，暗想：“这人有贵相。”因问云：“君是何处人氏？敢乞贵造一看。”包公答云：“小可庐州离城十八里，巢父村人氏，父亲遣令南庄耕田，只是雇工，人有甚好处？无钱算命，免劳先生看。”先生笑云：“你教我路境，不要命钱，且说来看。”包公乃云：“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。”先生遂起了八字。看毕，大惊云：“郎君之命，辛卯年辛卯日辛卯时，有三个辛卯，三十二上发科，后去官至学士，后为龙图阁待制，故人称为包龙图，乃大贵之命也，可贺！可

贺！”包公听罢，即云：“莫非我无命钱，先生故来取笑耳。”先生云：“我写在书上，侍郎君富贵，得来相望。”包公云：“我只有一条毛巾，与先生为表记，久后果如公言，当得重谢。”先生接取手巾，谓包公曰：“你看前面，又有一个先生来。”包公回头看时，不见人来，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。包公惊叹道：“原来这先生不是凡人，乃是神人，来与我推命也。”心中暗喜，急忙回家见嫂嫂，笑容可掬。其嫂见三郎面有喜色，心中疑怪，正是：

入门欲问荣枯事，观见容颜便得知。

那贤嫂问：“三叔每日归来，只是烦恼；今日莫非拾得奇珍异宝，如此欢喜？”包公直与嫂说：“南庄耕田回来，遇着一算命先生，推我有大贵之命，我不信，回头失那先生，知是神人，决无虚言，我故欢喜。”嫂听罢，乃云：“叔既后有好事，何不发奋读书，以成其名？”包公云：“父母见憎，那得资本读书？”嫂云：“叔若肯读书，资本一一承办，不须挂虑。”包公曰：“贤嫂既发心如此，久后成名，当报大恩。”包公退转庄下。次日，汪氏着家人抬轿子，直去南庄书舍见董先生，进上礼物，具言要送三郎来，从师读书之事。董先生欢喜，领受嫂命。三叔拜见董先生毕，汪氏云：“三郎尚未有名字，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。”董先生思忖半晌，乃云：“唤做包文拯可好？”汪氏云：“此名实相称。”一时间，先生家人抬过午馔，相待着汪氏，包公一边在席饮酒。酒至二巡，嫂于席上云：“叔既读书亦能吟诗否？”包公起身答云：“未读书时，曾与朋友相会，亦能吟得几句。”董先生即指木墩为题，令包公吟诗。包公随口吟云：

钢斧伐来物便成，虽然微贱有高名。

若还把他提掇起，社稷山河一掌平。

董卿听罢，乃对王氏云：“令叔之作，天下奇才也，何愁不成名乎？”嫂亦欢喜。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，令小学生去后园，

拔一株松树来席间道：“是蓬蒿。”着包公吟诗，包公自忖：“他将我比作蒿草。”乃应云：

松树低低未出形，先生比作蓬蒿人。

若还一日身通泰，可作擎天柱棟新。

董先生喜云：“郎君好气象，必为擎天柱人也。”酒罢，汪氏去。包公自在庄上读书，不觉二年，正是：

窗下三冬经史足，胸中义理已精通。

一日，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，便辞董先生回家，见嫂道知，要去赴科取试。汪氏欢喜，即打点盘缠与叔起行。次日，包公先出厅上，道知父母，要去东京取试。当彼父母颇知其在南庄读书，汪氏为之支持，得就乎学，及闻其要去赴试，父母二哥齐笑其痴，亦不管他。包公径来拜知嫂嫂，分付毕，挑上行李，望东京进发。是时，正遇三月天气，风和日暖，恰好前行，常言：

鹰飞不到处，人被利名牵。

话说包公独自一个于路上，晓行夜走，饥食渴饮，又是数日。忽一日，贪行几里路，天色将晚，前后无店舍，正在无奈处，抬头见一座古庙。包公进入庙下看牌额，乃东岳圣帝之祠，远年荒废，人迹罕到。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，放下行李，取出干粮食几口。日里行得辛苦，就枕而困。将近三更时候，包公朦胧中，见一判官，持簿入监候。使者问云：“今年状元是何处人？”判官说：“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，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，第三名是福建人。”使者又问：“淮西有九州四十县，不知状元名谁？”判官答云：“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，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，名文拯，该他是状元。”判官道罢，复出，天色渐明。包公记上心下，起来挑了行李进发。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，包公抬头一看，果是好个去处，人物富贵，甲第相连，曾闻道东京城里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二十四座管弦楼，果不虚矣，称赏不已。未几，日色沉西，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，各处已闭上房门。包公怨无宿处，在

汴河桥上，叹气两三声，一时惊动本处城隍，即叫使者分付云：“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，无人收留，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。”使者领旨，即忙来桥上，见包公正在忧闷间，使者近前云：“秀才今晚，莫是无安歇处？可随吾来，着有个所在，与你安歇。”包公见说，径随使者来到张行首门口，叫声：“开门！”有小二出来，已不见了使者，只有三郎立在门口。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，因留他歇，问：“是何处人氏？”三郎答云：“小可乃庐州合肥县，离城十八里小包村，父亲包十万第三子，表字包文拯是也。因来京考试，日晚无投宿处，特奔贤姐宅上权宿一宵，明日重谢。”张行首闻说，不觉泪下，云：“原来是乡里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是何处人？”行首云：“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，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，行至九师桥，失了伙伴，被人带到东京，落在风尘，今将三四年矣。若郎君不嫌，今宵愿结为姐弟相叫。”三郎便问：“贤姐，今年几岁？”张行首答云：“三十岁。”三郎云：“你长我十岁，当拜汝为姊。”二人于灯前结拜，整上盘饰，席中各诉款曲，夜深方散，三郎于楼舍安歇。

次日侵早，张行首着小侍女，请三郎入厅上相见。茶汤毕，行首云：“目今东京士子未齐，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，候在开试院日，则去取试未迟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言之有理”。即日收拾净房一间，与包公读书，每日茶汤着侍女送与，十分相敬。不觉一月光景，侍女来见张行首，道云：“这几时，包秀才书也不读，只是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，未知因甚事？”行首听说，即着侍女请过三郎，问其烦恼之由，莫是我家款待不周。三郎答云：“蒙贤姐恩爱，实无以报。近日在书馆中，不觉思起家乡，况我功名未知如何，以此忧闷，非为款待之意。”行首听罢，乃云：“偏你思量家乡，而我不念故里，出来之人没奈何耳。你若是思家下不置，可修书一封，汴河桥上，不时有人转淮西，可寄与之回去，便如亲至家乡一般，何必重思念也。”三郎依其言，修下家书，

缄封了毕。

次日，到桥上等人寄去，一霎时间，忽遇个人，似承差模样，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。三郎问云：“君是何处客官？”来人答道：“要往合肥公干。”三郎云：“君既往合肥，是在下所属，烦君寄书一封，转运包公家庄为幸。”其人领诺，即接去书，不辞直去，好似流星赶月而行。三郎正待回去，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，类道家符牒样式，乃暗思：“此必来客，去得慌忙，失落此一封书，彼寻不见，必复来取，可坐此待他来时，可付还之。”

却说那来客，原是玉皇所遣，在东京城隍处，下公文的。来到庙前，不见文牒，慌问守门神千里眼顺风耳：“这公文从那里失落？”二神告之云：“乃是尔代顺带家书，白衣秀士拾得，今在桥上等你，可火速取来。”使者听罢，径回轿上见三郎便拜。三郎忙扶起道：“君适去，恁紧复回拜我，有何见议？”使者云：“误失一道文牒，是君拾得，乞还我而去。”包公云：“果是我拾得，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，便将还你。”使者云：“此文牒不可拆开看，恐漏泄天机，得罪不便，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。”包公听罢，说是上帝来的文牒，坚意要看，云：“不肯开看，难以还汝。”使者没奈何，只得拆开封头与看，内中不说别事，单写今年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姓名也。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，不胜喜欢，按《国史本传》，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，此说是状元，小说之记也。付还天使而去。不题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，亲近大臣，庶政条理，天下太平。一日，在宫中夜得一梦，侵晨设朝，聚文武问之。阶前走出个王太师，红袍拖地，象简当胸，奏云：“不知陛下所梦何事？”帝曰：“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，船上有一金斗，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太师奏云：“梦乃大吉之兆，当为陛下称贺。”仁宗曰：“何见得是吉兆？”太师云：“陛下到庐州者，关中有一庐州，船上有金斗郡唤作金斗威，斗底有一包文

字，上主开南省时，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，来赴试考中，与国家文明之象也。”帝闻奏乃曰：“卿此言亦有理。”是日朝散。未数日，南省试罢进士殿试，及传胪之时，第一名状元及第，乃庐州合肥人，姓包名文拯也。仁宗大悦曰：“朕之得梦，真不偶矣。”即日下敕状元，于杏花园赐宴，游街三日。及待文拯趋朝谢恩，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。文拯得官而出，转至烟花巷，张行首家报知。行首不胜欢悦，把盏接风。文拯云：“且幸忝高名，又得除授知县之职，当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，岂知今日有此好事。特辞姊，同小二回去，省侍父母，且看如何相待于我。”行首云：“既郎君已中高选，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，我着小二同你还乡。”文拯甚喜，即日拜别行首，与小二出离东京城，分付将幞头、服带、官凭藏在箆中，只装作平常人而归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，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，直至厅前，见太公声诺。太公本是庄家，初未识公吏，一见之大惊，走入庄后，叫声：“有强人来！”其大媳妇汪氏听得，急出视之，乃是公家来的，便问：“从何差遣？”公差答云曰：“新科中了状元包公文拯，说是本处人，特来报喜，不是差遣。”汪氏闻报，笑容可掬，入见太公，道云：“吾家有好事，三叔已中状元及第，公人来报喜信，何用惊疑？”太公笑曰：“三郎自小不会读书，官从何来？”汪氏答：“已从董先生学，日前有信来，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，已得中选，果是真矣。”太公大喜，方出厅前，接待报信之人。过数日，太公着人去，赶回二大郎，一在庐州开大店，一在南京买色物。不日，二大郎俱回来，拜见太公毕。太公道：“尔二人只好守富，倒不如三郎读书，已得功名也。今报信才与犒赏而去。”二郎闻说，笑曰：“爹爹好不忖量，被人骗去银两，三郎是个呆子，未曾读书的，那里有官他？只因在外，欠主人钱，还不得，故装此计诈称及第归，图些赏钱，去均分而已，何可信他？”太公顿思良久，乃曰：“汝二人之言果是，

却被他骗去银两。”因出下招帖：“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，赏钱一百贯。”使庄客各处贴去。

却说文拯与小二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，望家下不远，文拯云：“此去王太公舍，只有十里远，是我庄所，且去安歇一宵，又作区处。”小二挑着行李，来到王太公门首，乃一更尽，便叫：“开门！”太公儿子王五来看时，却是主人呆子，领一人在门首，连忙入告太公道：“有一百贯钱来我家也。”太公问：“如何有一百贯钱来我家？”王五道：“他父亲出下招赏钱一百贯捉呆子，今来门首，捉去请一百钱赏。”王公听罢，骂道：“畜生！他是我主人，又况其大嫂甚贤，那里有赏钱与你？待我起来，迎接他人来。”王公出得门首，见文拯便拜，文拯连忙扶起，同入庄上坐定。王公将其父出赏钱，要捉三郎之事说知。文拯笑云：“正是欠东京店主人钱米，今同小二回来取讨。”王公道：“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，明日回去，与大嫂商量，勿使太公得知便了。”说罢，即具酒馔相待，至半夜，各就歇息。

次日，文拯辞却王公，与小二回家，从后花园叫声：“嫂嫂开门！”汪氏听知是三叔声音，连忙开了后门，见包公衣衫褴褛，如贫困者一般，乃问：“日前有报信来家道，叔已中高选，如何恁的回来？”文拯答曰：“蒙贤嫂作成，去得迟了，东京科场已罢，功名没分，今少店主人钱米，着小二回来取。”汪氏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入家中商量，休教父兄得知。”文拯与小二进入舍中坐定，乃对嫂道：“烦讨些饭来与我吃，真是好个贤德。”汪氏听说，即入厨中安排点心去。文拯把箱中绿袍、象简、纱帽，尽放于大嫂闺中。一伏时，其嫂办到酒馔与包公。食毕，乃问云：“三叔欠店主人钱多少？”包公云：“欠三百贯。”汪氏道：“公公与二哥发怒出赏钱，正要捉汝，且休在家，明日南庄有五十人割麦，你去监收割麦，待我措置钱本三百贯，却送你还店主人。”包公拜谢嫂嫂。